



升平路 48号的秘密

● 朱铁著 ● 鹭江出版社

序

刘丰

社会生活是多色彩的。在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既涌现了大批推动历史前进、为人民利益而无私奉献的公仆，也难免滋生一小撮破坏社会主义大厦的蛀虫。党的新闻工作者的历史责任，就是要用自己犀利的笔，既讴歌英雄的业绩，去激励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推动时代车轮滚滚向前，夺取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胜利；又去鞭挞败类的丑行，唤起人们警惕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同腐败现象作斗争。朱铁同志便是其中的一位新闻工作者。

30年来，朱铁同志在新闻战线上埋头笔耕，勤奋写作，不仅努力反映时代的最强音，讴歌英雄业绩，也勇敢地去揭露社会蛀虫，抨击腐败现象。《升平路48号的秘密》这本小集子，就是他近年来辛勤耕耘的成果总结。

收入这本集子的文章，写的虽是经济领域里的犯罪案例，但并不落俗套。因为这些文章不同于那些以贬字为目的的胡编乱造之作，而是生活的真实记录。但是，真实并不意味着枯燥。作为记者，除了忠实记录事件本身外，他也考虑到读者多层次的要求，调动文学作品表现手法，力求写得生动形象，更具可读性。因此，这些文章虽都是新闻通讯，却又可当文学作品去欣赏，并且能够雅俗共赏。

清除腐败是党的决心，人民的期望。朱铁同志以一个党的新闻工作者的责任感和敏锐洞察力，投身于这场伟大的斗争。这些文章讴歌了政法战线上的同志们的战斗业绩，揭露了不法分子的丑恶嘴脸，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心声，具有警世醒世和深刻的教育作用。这是值得称道的。

当然，这一本小集子很难将厦门市人民清除腐败现象的所有事迹都囊括在内，但相信朱铁同志将会不断努力，让广大人民和政法战士同腐败现象进行不懈斗争的事迹继续见诸报端，并汇编成集，献给伟大的时代。

我愿以读者的身份，向大家推荐这本书。

1990年2月2日

目 录

序.....	刘丰 (1)
检察官在行动.....	(1)
如此“开拓型人才”.....	(19)
“申氏银行”奇闻.....	(23)
功臣·金钱·铁窗.....	(34)
升平路48号的秘密.....	(38)
悲剧从钱孔里发生.....	(54)
女经理现形记.....	(67)
在“根兴小烟杂店”招牌下.....	(77)
贪婪者的哀歌.....	(82)
神秘的旅客.....	(92)
被金钱吞没的青年.....	(112)
“才女”的堕落.....	(118)
背叛者的悔恨.....	(127)

检察官在行动

一、蛛丝马迹 检察官初探案情 通风报讯 酒巴密约露风声

9月的厦门，秋高气爽。一家豪华酒吧里却温暖如春，顾客络绎不绝。只见雅座席两位颇有生意人风度的中年人，诡秘地谈论着什么。

“吴经理，约我来一定又有一笔大生意喽？”厦门市大鹏贸易公司总经理陈荣欣点好酒菜后，单刀直入地说。

“陈总，同浙江的几笔生意，赚了不少吧？已经有人来我们公司查账了，赚的钱还是入账好！”柳城贸易公司吴经理说着。他的公司替浙江几家工业公司，从厦门化纤织造厂和它所属的大鹏贸易公司购买200多吨进口涤纶丝。陈荣欣从中赚到大量票外款，就是通过他们的手开出发票，提取手续费后把支票转为现金付给陈荣欣的。这些日子，检察机关和工商部门开始在柳城公司清查这几笔涤纶丝生意账目。这突然行动，使得吴经理终日惶惶，直到今日才下了决心，约来陈总经理，传递这令人心悸的讯息。可陈荣欣还象蒙在鼓里的呆猴，时至今日还在做着黄金梦。“老弟，怕什么，我又没把钱赚进自己腰包，才不怕查账！”

“哈哈，那我这耽心是多余的了，这个约会更是多此一举！”吴经理此时却没有这觥筹交错的兴致，说罢便告辞而去。但他心里明白，陈荣欣同浙江省几家乡镇工业公司的200多吨进口涤纶丝交易中，经柳城贸易公司的手，提走的票外款现金就有10多万元，而今，检察院已经到浙江调查过，每笔账都查得水落石出。吴经理想到这里就冷汗直冒，亏得自己聪明，陈荣欣送给的1000元，自己没吞下，不然此时就可能锒铛入狱。他庆幸自己，又为陈荣欣耽忧，更骂陈荣欣是个财迷心窍、不见棺材不流泪的家伙。

吴经理的猜想对了。陈荣欣的索贿受贿活动，厦门市杏林区人民检察院早在7月份就接到群众来信，揭发了这条特大“经济蛀虫”。9月份，经检科同志迅速奔赴浙江绍兴等地，用48天时间，查清了三四家公司从厦门柳城贸易公司购买288吨多进口涤纶丝，每吨价格2.055万元至2.058万元，而其中的每吨2万元转账厦门化纤织造厂经理部，另外的每吨550元至580元则从银行汇到南安水头供销社，仅这一笔账总金额就达16.4万多元。

“这16万多元，就是陈荣欣提取的票外加价！”洪干概副检察长意识到案情重大。他心里有数，化纤织造厂假借急需进口原材料，从香港购买涤纶丝800吨，可货物进口后，并没有用以生产，而是授权当时任厂供销股长的陈荣欣进行倒卖到外省去。陈荣欣就是利用企业资金和外汇进口涤纶丝，运用自己操纵的供销股长权力，进行着数额巨大的索贿受贿活动。洪副检察长与陈检察长商定后，立即带领检察官们，转战南安水头供销社，很快查清陈荣欣在与绍兴这几家企业

进行288吨涤纶丝交易中，通过水头供销社开具凭证，提取20%的手续费，计付1.9万多元，除掉给经纪人的部分佣金，陈荣欣实得11.5万多元。案情基本弄清后，检察官们会师柳城贸易公司，继续查证。就在这时，柳城贸易公司的吴经理约定陈荣欣到中山酒巴见面，演出一场通风报讯的丑剧。

二、罪情败露 携情妇紧急出逃 案情重大 检察官跟踪追击

陈荣欣在中山酒巴间，对吴经理的“提醒”虽是那么沉静、轻松，口气又是那么坚定、自信，但内心却是空虚、恐惧的。吴的一席话，象一根木棍捅进他的胸脯，搞得他五脏翻腾，血涌脑海，头昏眼花。对方离席后，陈荣欣更无心品尝满桌丰盛的佳肴，胡乱掏出一把“大团结”塞给服务员，就昏昏沉沉的往自己公司走去。

“小李吗？你晚上就来！”陈荣欣回到大鹏贸易公司，走进总经理室，匆匆操起话筒，和比他年轻近20岁的情妇李小姐通电话。这小李已和他有12年的私交。近期，陈荣欣与她约定，每日下班后都要在厂传达室里等候他的电话。果然，这个小李是不接到电话不回家的。陈荣欣听到对方的话音后，只是简短的几句话，就放下话筒，心里盘算着如何对付检察官们的侦查。

“路在脚底下，走是上策！”陈荣欣想着，脑子里却又现出那大把大把的“大团结”。是啊，费了多少心血，担着

多大风险捞到的财富，绝不能让他们拿去，落个竹篮打水一场空，反而当做自己的罪证。陈荣欣心想着，便盘算如何分散那笔巨额现款。

一阵脚步声，蓦地把他惊醒，他抬头一看，一个高挑、时髦女郎，出现在他的眼前。

“荣欣，你看我这肚子，我害怕！”这女人就是小李，芳龄32。她19岁时到化纤织造厂做临时工，就被陈荣欣的甜言蜜语的“关心”迷住了心窍，不知不觉地堕入陈荣欣设下的陷阱，失去了贞操，当了他的情妇。13年来，多少男人迷恋她的姿色，向她求婚，可痴情的小李却把自己的婚事征求他的意见，而又在陈荣欣的眼泪和爱的谎言中告吹。现在，她怀里已孕育着陈荣欣的胎儿，害怕自己遭人耻笑，多少次下决心要去医院将它去掉，但都遭到陈荣欣的反对。此时，她虽然已怀孕几个月了，这个念头还强烈的存在。

“我不同意，你知道我只有两个女儿，希望你为我生个男孩！”

“我们是偷偷摸摸的，怎么能生得下来！”小李伤心地哭了。

“走嘛，路在脚底下。我妹妹在香港，机会一到，就到香港去。现在，你先去永定住下，我已经在那边畜牧实验场疏通好，就是为着实现这个目的！”陈荣欣说着，把一只黑色的皮箱推到情妇身边，同她咬耳了一阵。

小李，虽然活了32载，长得一张漂亮的脸蛋，却是没有主身骨的女人。只要陈荣欣说上几句好听的话，就能把她哄住，任凭他玩弄。此时，她在陈荣欣的摆布下，供情夫的一

一阵兽欲满足后，按陈荣欣的吩咐，拎着黑色皮箱，替他转移赃款去了。

“天从人愿”，陈荣欣在一阵忙碌后，厂书记同意他出差联系业务。他和情妇一起，又带着一只白色的重沉沉的提包，离开了厦门。

陈荣欣的突然离去，给检察官们带来了麻烦。杏林区人民检察院自从对他的索贿受贿案立案侦查以来，已经获取了大量的可靠证据，决定采取法律措施，将他收审。可是，当执行任务的检察官，拿着收容审查的决定书，来到大鹏贸易公司时，却扑了空。陈荣欣到哪去，公司里的人不知道。来到化纤织造厂查询，才得知是厂领导指派出去联系经营业务的，可具体去哪，厂长、书记也一问三不知。

“案情重大、案犯不知去向，必须加强侦查，追拿归案！”检察院召开紧急会议，陈检察长分析了情况，经过推理判断，陈荣欣可能就在本省活动，决定分为两个组，一组严密监视大鹏贸易公司，侦知陈犯去向，一组开展调查取证，进一步扩大战果。

11月末的厦门，已有寒意，尤是清晨和深夜，更是寒气逼人。负责监视大鹏贸易公司的检察官们，身着便装，忍住寒冷和饥饿活动在中山路中段，每当更深入静时，或是清晨4点钟，他们就在大鹏贸易公司附近，监视着进出公司的人们，一天又一天过去了，他们终于查到，陈荣欣已借出差为名，流窜到广东省的汕头、深圳和本省的永定一带。

三、案犯出现 厂领导集体接见 共守同盟 一帮人各怀鬼胎

12月末的福建闽西，虽没瑞雪纷飞，天寒地冻，却也地面结冰，寒气逼人。潜逃在广东、闽西一带的陈荣欣，再也呆不住了，心想回厦门探探虚实。

陈荣欣自有他的打算。他想到周厚民被打发远离厦门后，一去不见音信，可能是偷渡香港去了，自己回去即使出了问题，他们也找不到同案人，不拿到证据，对自己也是奈何不得。况且，又把几笔大额巨款转移了，小李又隐居在外，这就更保险了。他想到这些，脸上泛起了笑纹，便告别了情妇，返回厦门，潜入化纤织造厂。

“老陈，检察院来找你，被我们顶回去了，有事嘛，就找厂里组织！”

“怕什么，坐牢我去，赚钱又没装进自己腰包！”

“赚的10余万元，你回大鹏去，结算一下，汇到厂小卖部，该分就分，该拿就拿，不拿傻瓜！”陈荣欣的突然回来，厂长、书记和副厂长们欢喜若狂，如迎贵宾似在会客室里集体接见，你一言，他一语的表态，替陈经理打气，要让陈荣欣壮胆消除顾虑。

陈荣欣听了厂领导的一番话语，象吃了粒定心丸。他心里明白，只要厂里敢替自己讲话，承担责任，到时把事情推出去，厂里顶住，检察院也鞭长莫及，他压在心头的石块掀

掉了，一扫这些日子的愁容，谈笑风生地和厂领导扯了一阵子，便告辞了，踏上市里的“巴士”，回到大鹏贸易公司。

“陈经理回来了！”陈荣欣刚到他的总经理室，女秘书捷足先登，娇滴滴地推开门，向离开公司几个月的总经理献殷勤。

陈荣欣虽年近50，却是见漂亮的女人就垂涎三尺的色鬼。何况，这个女秘书就是他亲自物色而且有过一段桃色新闻的亲信，一见便忘记了一切，搂住她吻个不停。末了，才让女秘书去通知他的经营部经理和总经理助理等一帮人马前来见面。

公司总经理室设在二楼。不大的总经理室，挤着陈荣欣的一群亲信，使它更显得拥挤。陈荣欣推了一下鼻梁上的近视眼镜，巡视了室里的人们，便开口了：“我回到厂里后，书记、厂长要我们清一清账，把涤纶丝生意赚的17万元汇到小卖部去，免得出事情。”

“陈总经理，没事了吗？”“老陈，生意还做吗？”……陈荣欣的话还没说完，大家就插话了。他的这些亲信，大多数都是化纤织造厂的工人，或与自己是至交，或与之有过风流事，全由自己挑选来的。他们之间随便，彼此间好似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因此，正当陈荣欣说话的时候，他们急着知道检察院要查的风声是否过去，便你一言、他一语的插话。

“静静，听我说嘛！”陈荣欣摆了下手：“我自己是干净的，怕什么？可是，我们做涤纶丝生意，又是高价，这是

违法的，查出来厂领导吃不消。领导对我们这么信任，也给大家许多好处，我们也要为领导担忧，守口如瓶，不该说的话不说，以免捅出漏洞，引来灾难。”

陈荣欣故作姿态，自表清白，人们却心里有数。许多事就是由经理部潘经理办的，谁能不知道。不过，大家也明白，他们能到大鹏贸易公司，领着比在厂里多一倍的工资和每月成百元的奖金，还有私下给的红包，这都是陈总经理给大家带来的好处。因此，他们也都在保护着这位总经理。

“老陈，请放心，我们不会忘记你的！”女秘书抢先说话，打破了沉闷的气氛。她说罢含情脉脉地看了陈荣欣一眼。女秘书对这位总经理确是另有一番的关系。此时此刻，她还清楚地记得刚到大鹏贸易公司不久的一天傍晚下班后，陈总经理把她请进总经理室。就坐在现在坐的沙发上，陈荣欣和自己拉家常中，送给照片做留念，又在自己的中指上戴了一枚金戒指。从那以后，她就一次又一次单独跟他出差，一次又一次在下班后约会在总经理室。也是在这间总经理室里，陈荣欣一次就给1500元的“红包”。她深知如果他出了事，就要树倒猢狲散，追查下去，事情败露，到手的财物也要吐出来了。她想着这过去的往事和摆在眼前的困境，不由一阵心酸。

“好了，就说到这儿，抓紧结算，我得马上赶回杏林，向厂里汇报工作。”陈荣欣眼见女秘书的伤心，怕引起大家的悲伤，便赶紧收场。

人们散去，总经理室又恢复了寂寞，只有坐在双人沙发上的女秘书仍然还在那里，似是在等待总经理交待工作，又

似是等待总经理给她什么……

四、巧布机关 检察官周密监视 法网恢恢 老色鬼终落法网

夜幕早已拉下，街上华灯大放光明，下班后的人们，洗掉一天的疲劳，饭罢又涌向街头，尽情地欣赏特区的夜景。此刻，大鹏贸易公司里闪出两个人影，他们各分东西。先出来的是高个子的女性，后出来的是矮个子的男性。他就是陈荣欣。当女的远离后，陈荣欣见一辆“的士”驶来，便摆手招呼。

陈荣欣登上“的士”，便叫车子驶向杏林。一年多来，陈荣欣很少回到自己的家。他的家虽然就住在杏林工业区，离化纤织造厂很近，可有比妻子年少十多岁的情妇陪伴身旁，又有那么几个被自己的金钱所引诱的女性随时满足他兽欲的需要，他早已把妻子忘得一干二净，给家庭唯一来往的只不过是送回去每月的工资款。现今，他却要回家里。陈荣欣心里明白，检察机关是不会放过自己的。自己和妻子关系紧张，时常吵架，是众所周知的。这时候回到家里，不易被人觉察，安全系数高。陈荣欣怀着忐忑不安心理坐在车上，不知不觉地已来到杏林，来到久别的家里。

陈荣欣深夜回到家时，自以为是神不知鬼不觉的。其实不然。当他酣睡的时候，杏林区人民检察院的会议室里灯火明亮，检察官们正在布置着捉拿案犯归案的方案。陈荣欣潜

回工厂时，厂领导虽然庇护着，不向检察院报案，但他的活动却逃不过工人的眼光。就在他离厂去市区时，工人们就报告了陈荣欣回来后又去大鹏贸易公司的情况，检察官当即尾随到市区，严密的控制了大鹏贸易公司，监视了陈荣欣的举动。此时，陈荣欣窜回家中，正是关门打狗的好时机。人们等待着检察长下达行动命令。然而，检察长却说：解铃还是要系铃人，陈荣欣回工厂，厂领导不报告反让到公司里去串供，那就让厂领导去把他请到厂部里，来个一箭双雕，即抓人犯，也教育违法人。

夜深沉。陈荣欣躺在久别的妻子身旁，在做着如何携着情妇逃到香港的美梦。一觉醒来已是太阳晒屁股的时候。他觉得一切都很正常，周围静悄悄的，除了妻子在为他忙碌早餐外，人们都上班去了。“平安无事！”他心思着，便悠然自得地喝着乌龙茶，吸着“三五”烟。

“陈经理，书记请你到厂里一趟！”副厂长突然来到，让荣欣一惊。他抬眼向室外望去，别无他人。“昨日，厂里叫自己去公司，恐怕是急着了解情况！”他想到这，忐忑不安的心情又平静下来，跟着副厂长回到工厂，来到会议室。

“陈荣欣，你犯有索贿受贿罪，经检察长批准，你被逮捕了！”陈荣欣的双脚刚踏进会议室的门，还来不及望一望屋里的人，就听得一声惊雷，接着又被勒令在逮捕证上签字。这突如其来惊变，把他镇住了。

“这是为什么，我是无罪的！”冷冰冰的铁铐扣住他的双手，刺激了他的脑神经。他突然清醒过来，嚎叫着、声辩着。然而，他声嘶力竭的嚎叫声很快被警车鸣叫声所淹没……

五、惠阳之行 受害女行踪飘忽 杀回马枪 智见孕妇李小姐

陈荣欣被检察机关逮捕后，自恃赃款已经转移，暗中有人支持，拒不交待罪行。检察官一提审，他就嚎叫自己是清白的、无罪的，而当追问很紧时，他就缄口不言；不然，他便反问：“你们说我有罪，那就请拿证据！”

是啊，证据是办案的基础。只要拿到赃款赃物，就可以逼使他就范，老老实实交待罪行。可是，从他的总经理、供销股的办公桌到家里，都已经搜查过了，获取的现金和存款只是少少的一部分。赃款到哪去，已是全案的关键。

“深入下去，从他的左右手入手，打开缺口，弄清真相！”检察长下了决心，把办案组的主要力量，用在刀刃上。他们又来到大鹏贸易公司，开展了对业务经理和总经理助理的攻心工作。

岁月不留情，转眼已是1986年春节过后的2月。杏林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们，似乎是忘记了时日。自1月初以来，他们把一切的精力集中在做陈荣欣案件知情人的工作。检察官们是那么认真的与知情人聊天、叙家常，使得那些原来躲避的人敢于接近，肯于说话。一个多月的艰辛，终于获得可靠线索：陈荣欣受贿，是为了带姘妇远走高飞，去海外过花天酒地生活。他所得赃款去处，也只有他的情妇知情，他的情妇已按陈荣欣的安排，躲到广东乡下去了。

2月28日下午，天下着朦朦细雨，气温急剧下降。检察官们在广东省惠阳县检察院同志的协助下，冒着寒冷，驱车直插黄埔村。女检察官陈益民穿着当地群众的衣服，以县计划生育办公室干部的身份，在沥村派出所长的配合下，进入黄埔村查访李小姐的下落。

来迟了。一个月前，村民李岩德的家里，确实来了一位亲戚，是怀有七八个月身孕的女人。就在几天前，人们见李岩德去车站送行，这位女客拎着一只小包包乘车走了。

乡里村民提供的情况，使他们感到突然。难道李小姐已回厦门？难道去深圳？不可能的。检察长分析了情况，断定她的去处只有二条：一是去医院等待分娩又避检察院的查访；二是到她在东莞县的亲戚家里住。

检察长便指挥全部人马回到惠阳县城，开始分兵作战。检察官们不畏寒冷、不辞辛苦，到一家又一家的医院和卫生院查访。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在惠阳市第一医院门诊部查到一个叫李嫦娥的妇女，不久前到妇产科进行产前检查。

“李嫦娥就是李小姐的姐姐。可以肯定，这是李小姐冒用她姐姐的名，也说明她还在惠阳县黄埔村的堂兄家里。”检察长当机立断，立即命令杀回马枪，重返惠阳县，直插黄埔村。这个回马枪，使得李岩德感到突然，不知所措，语无伦次，后来，只好如实说出她已转移到他的妹妹家里。

李岩德的妹妹出嫁东莞县的一个村里，虽是邻县，路并不远。因此，检察长当即采取行动，由李岩德引路，迅速奔向东莞，以防走露风声，使得李小姐再走离。迅速的行动，

获得好的效果。果然，李小姐就住在她的堂妹家的低矮的半楼上。她从厦门带来的装有价值万余元金首饰的小皮箱、3000多元的人民币、空白结婚证、厦门化纤织造厂经理部公章、盖有公章的大鹏贸易公司空白介绍信、陈荣欣私章以及工作证等等，也全放在这半楼上。

李小姐见这一切都被搜查出来，顿时痛哭失声。记得19岁时，她高中毕业后到化纤织造厂做临时工，当时是厂劳工的陈荣欣，见她漂亮又无知，就有意接近，给她安排好的工种，以后又为她安排了正式工作。她从此把他当恩人，更接近他，常到他家里玩。可她哪料到，比她年大近20岁的他，竟心怀鬼胎，1979年夏季的一天，使她丧失了贞节。这以后，陈荣欣却象条毒蛇似的死死缠住她不放。陈荣欣调任工厂市区经理部后的几个月里，她更是成了他的玩物，直至怀孕后，还不让她去医院流产。可是，直到如今，她还不感到自己是被侮辱的受害者。

“李小姐，你不想想，陈荣欣是有妇之夫，又有子女，你是未婚女子，这样死守他会有什么结果？”于是，一场耐心细致的思想战，又落在女检察员陈益民的身上。

六、晓之以情 受害女怒责色狼 诉之以理 知情人揭开秘密

惠阳之行，检察官们带回了李小姐，但没有松口气。他们深知李小姐被陈荣欣这条毒蛇缠身13年，中毒较深，对他